

純宗大王實錄

卷之三十四

牛

甲

023.0291  
no.34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230291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昭和7.10.10

午甲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王實錄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年

清道光  
十四年

春正月丁卯朔下勸農綸音于八道四都曰是日即月正元

日也顧今艱虞溢目百度解紐豈無可警可飭之事而予則曰課勸農功最為  
目下急務蓋農者不可緩也無農則無食無食則無民無食無民且將無國予  
小子夙宵憂遑恤恤乎稼穡之孔艱憧憧乎雨暘之時若耿然一念罔敢自安  
而旱澇為害仍歲告歉蕩析之苦顛連之患將不能聊生惟彼赤子何嘗獲罪  
於天哉職由涼德淺誠未能上格仁昊致此災荒靜言以思寧不懔然而悚赧  
然而愧哉再昨年三道被灾可謂孔酷而至於昨秋失稔雖緣雨水之愆宜實  
由人工之不逮苟能耕耘及時播種如期則庶或有望於小康而奈之何纔經  
歉歲民無固志為字牧者亦不能殫心薦勵遂至於荐饑而亦惟曰非我也歲  
也是何異於不食而望其自飽乎雖在屢豐之餘興作之節固不可虛徐若於  
今年又復惰怠失時則非直無秋必將盡劉豈不大可懼哉咨爾八道四都方  
伯守臣暨列邑守宰之臣咸聽予言各盡乃心先自于耜不奪不撓或省或助  
溝洫之壅閼者疏而瀋之蓄畚之陳廢者闢而易之以豫以時克盡事功而凡  
民之貧而不能致力怠而不肯服勤者為守宰者賙恤而導率之為守宰而或

忽於勸相勞叙之方者考課黜陟有方伯存焉其各勉諸嗚呼願豐之心何歲不切而有民有國實係於今秋之大有子言至此豈惟守土之臣惕然警省一心對揚亦惟我八路之民想有以知予至意予不多諳○領賜老人別歲饌仍命存問年例也○戊辰應資老人下批百歲者四十九人○陞黃岡縣為黃州牧以降號準十年也○己巳○庚午詣崇政殿月臺傳社稷祈穀大祭香祝○辛未○壬申詣崇政殿月臺傳宗廟春享香祝○癸酉以洪爽周為吏曹判書○甲戌○乙亥○丙子次對命北關慶興府邑治與撫夷鎮換設因舊邑水害道臣啓請而大臣覆奏詢及籌堂而許之也領議政李相璜啓言近日都下民情聞漸遑汲冰泮尚遠漕期未定經冬苟活之命值茲窮春尤何以為生從前如此之時輒有發賣之舉昨春事是其近例耳今春民憂比昨殆無異焉則及今發賣有不容已若其分排幾巡付之惠堂視其緩急分數裁定而抄戶則當責之京兆濫則傷惠固宜務精若抄之欲精而至於當入而不入則忽民命而遏上恩所關非細請嚴飭部官俾知先甲之令從之大小修葺之役令戶曹專管舉行命罷營繕付之繕工監因戶曹判書趙萬永啓稟也○以朴周壽為漢城府判尹○停諸道春操○丁丑教曰護軍柳河源纔以回榜陞資矣文

科回榜尤為稀貴足稱人瑞知中樞府事作窠擢授以侈優老之典其子方為

寢郎云特為陞六近邑守令待窯差送俾遂便養○戊寅○己卯○庚辰○辛

己京各司各營進癸巳會計簿

時在黃

一百八十九萬四千五百大石零銀子三十三萬四十

一千一百七十同十五死零木二千一百四十同五十六萬八千五百大石零銀子三十三萬四十

八百十五石零太一萬二千七百三十石零○壬午設人日製于泮宮○以李忠

運為黃海道兵馬節度使○癸未○甲申○乙酉詣

太廟展拜仍詣昌德宮

璿源殿及景祐宮展拜○丙戌○丁亥詣

景慕宮行酌獻禮以莊獻世

子惠嬪宮誕降之百歲而是日又

莊獻世子誕辰也○戊子命景慕宮

酌獻禮時執禮徐萬淳禮房承旨安光直并加嘉善執尊金遇明大祝李肯愚

通禮權偌安孝述并加通政其餘施賞有差○教曰前後申飭何如而科試之

蕩然士習之奔競愈往愈甚每經一番場屋物情輒益拂鬱此專由於為試官

者不能秉心至公精白對揚之致言念國綱寧不寒心今番京外試官另加擇

差俾無如前雜亂之弊而若或不慎舊習則是全無向國之念也科場行私自

當此常典廟堂以此意先為面飭於各道京試官下去之時○己丑○庚寅教曰

當此陽和布德萬品回蘇之時哀彼無告之赤子不幸遭值荐歎加以癟瘦流

離顛連死亡相續已極慘矜而又不能以時瘞埋使屍骸狼藉於道路有足以  
干和而致沴靜究厥咎予實慚痛三營門將臣率五部官躬往各其字內逐處  
搜檢一一掩埋俾無草率遺漏之歎而竣事之後當別遣內侍摘奸廟堂即為  
嚴飭於各營門將臣自明日舉行而此意亦令賑廳畿營知悉○辛卯以金在  
昌為判義禁府事○壬辰○癸巳御崇政殿試春到記儒生講居首鄭義恪製  
居首鄭寧朝并直赴殿試○甲午○乙未○二月丙申朔○丁酉詣崇政殿月  
臺傳社稷春享香祝○以沈能岳為禮曹判書柳河源為刑曹判書李勉昇  
為藝文館提學○戊戌詣崇政殿月臺傳景慕宮春享及先農壇節祭香祝  
○以李嘉愚為吏曹參議○己亥領議政李相璜三疏乞遞批曰以今艱危之  
國勢方且藉卿為理豈欲相捨屢懇如此一向斬持有欠敬禮之意議政之衝  
今姑勉副卿須體予至意勿以釋負為心益勉匡弼之義○庚子以李止淵為  
漢城府判尹○辛丑以鄭鴻慶為司諫院大司諫○壬寅○癸卯○甲辰備局  
啓言即見平安監司鄭元容兵使申絅義州府尹金在三狀啓則以為因鳳城  
將馳通犯越女一名押來而即為究問則本以濟府行乞之女亞聲癲狂莫辨  
疆界適值江冰之合誤入彼地而言語不通居住根因實無以的覈取招云觀

於狀辭無他事端則雖不可斷之以故犯而第念一帶之界限莫嚴三尺之常  
律至重况是婦女尤關邊政有難以沒省覺無奸偽遞議傳生而懷孕果若的  
實則姑為嚴囚待其解腹令濟尹依律舉行觀察使節度使地方官勘罪亦依  
法典舉行而此事必自鳳城呈報禮部則請先為具由移咨轉致北京允之仍  
教曰既是病癱沒覺之人則與故犯有異特施次律○乙巳次對左議政沈象  
奎啓言節儉二字即殿  
下家法而况今饑荒荐臻國計哀痛一或少忽於節  
損不惟貽累於倫德將無以弭裁患而濟憂危際伏聞主第新定工役將始以  
今眼目雖不能一遵間架定制而土木若至張大糜費不免浩多則時紳舉贏  
猶屬餘事亦非惜福遺安之道貞淑翁主之特賜龍簾淑微公主之不許繡裳  
此皆聖人慈愛備盡教以義方之至意豈非今日之所當監法者乎乞令所司  
簡其制度因以葺之至於服飾惟帳器用之屬務從樸實勿徇華麗實為導俗  
祈永之一助伏願深留聖念臣因此而又有所申奏者近來朝廷之上侈風日  
滋堂下章服非紗羅則為恥寒素婚具皆錦綺是求委巷匹庶從而效則踰分  
蔑法無所不有民安得不窮財安得不竭乎紋綬設禁事目載嚴而邊門搜檢  
一無誰何

英廟朝暨

先朝受教揭法到今蕩然無餘苟欲少革流弊莫若

申嚴邦禁自今年使行為始另飭譯院及齊府象胥與商賈中如有紋緞禁物之帶回者一依事目用法搜檢狀啓如或徇縱不以實則邊臣亦施以潛賣禁物之律從之又啓言近來按屬官人輒稱以祈禱出入寺刹者聽聞所及駭惑轉甚此雖是渠輩愚迷之習妄有憑藉而驟聽而狎聞者亦何以知其然也臣以官府一體之義敢此仰奏伏願從今一切禁斷俾無浸染左道浪費布施之獎至若巫覡之容隱於城闈自有先朝懸法嚴禁而近復蕩無防閑間閭之間漸多誑謗其為痛駁莫甚於此申法禁而壹民志有不容少忽令法司及捕廳一並搜括逐出部外使不得接跡於京城近處而若不一一掃除復或出沒則法司堂上兩捕將斷當重勘請以此先甲嚴飭從之命前府使宋宗洙守令差擬宗洙先正臣時烈祀孫也因大臣筵白也○以金蘭淳為刑曹判書○丙午教曰罪人既施次律本事且無疑端春務方殷迎送之弊不可不念關西道帥臣削職及地方官定配并分揀施以越俸五等之典○丁未召見進賀正使洪敬謨副使李光正書狀官金鼎集辭陛也○戊申○己酉○庚戌○辛亥教曰向來京試官差出時已有所提飭者矣京師即表準之地而挽近科弊固有紀極士習之不靖試官之挾雜愈往愈甚全昧羞恥駭駭然莫可收拾如是而

八方安得不解體國綱安得不掃地今日止面於朝者苟具一分秉彝寧復看作尋常慢不動聽甘自陷於自欺欺天之科乎象魏在彼子言不再一二所試官各別擇擬以入至若場內場外整齊嚴密之方令廟堂另加董飭○壬子命配達牌試官金箕晚于肅川府洪在詰于長城府以有情勢引義不膺也尋放○癸丑設式年監試初試○甲寅○乙卯冬至正使曹鳳振等以自燕離發馳啓○丙辰○丁巳御崇政殿行三日製居首黃昊直赴殿試○戊午命罷監試二所諸試官職以場內外雜亂廟堂請罪也○己未以洪輝圭為成均館大司成申在植為右副賓客沈日永為三道統禦使○庚申○辛酉○壬戌○癸亥以李應植為咸鏡南道節度使金相順為公忠道兵馬節度使○甲子設式年文武科初試○乙丑持平李秉瑩疏略曰夫奢侈者消財之尾閭也貪饕者戕民之虺螯也官貪之冗徒耗廩祿吏額之多徒開獎寶以奢侈言之上自摶紳家下至閭巷轉相倣效一婚之需不啻中人十家之產一宴之費非特窮民一年之食衣服飲食家舍器皿踰分犯禮民安得不困乎臣以為先自宮闈克行節省以昭儉德若有犯者不加寬貸以少絃國力焉且我國百官章服俾擬中華而此亦為耗費之本也朝服官服所用不一戎服軍服為獎甚鉅虎鬚雀羽

無補於事朱笠絲笠無稽於古貧不能辦者一之為難況於二三乎另行更張以從簡略亦為採獎之一助也且紬苧綿布為我國之土產若不能一朝變更則無寧皆用本土之產以為省費之道夫錦綵之價不啻倍蓰各營之編校將何措備臣以為宜為新制秩高者外毋得用綵屬而軍門則用冬木夏苧俾為節用之方以貪饕言之則臣非敢誣一世也與人之誦皆曰守令之廉謹者非無其人而除非繡衣褒啓外別無嘉獎進用之舉貪饕者固多被罪而纔經歲杪蕩叙則便若疏通拂拭之人亦何能懲貪而勸廉乎夫貪吏之耗國賊民非止一端或犯用公貨以致虛留之弊或潛行私賄以汚聖代清明之理或直剝窮民之膏血而民亦見欺或轉成吏奴之流通而邑始流毒為貪吏者亦豈無一分秉彞而然哉直以積仕而得一邑則保妻子之為先也善事而圖進取則充苞苴之為急也夫奢侈為賄賂之源賄賂為貪饕之本貪饕為財竭之因則盍思所以治其本而并祛其末也臣謂治績之茂著者亟調右職而勸之職案之現露者更不叙用以懲之則豈不為聖代旌別之治乎竊伏聞京外各營各司之公貨漸至枵然莫可支吾而若其京營門有無名色付料者即摺紳家所謂別陪也且朝士騶從之數隨爵品多寡而近來無時帶之職而騶從滿路此

非羨事臣以為或除或減亦足為省費之一事焉批曰所陳令廟堂稟處○三  
月丙寅朔○丁卯○戊辰○己巳以具信喜為平安道節度使○庚午○辛未  
○壬申○癸酉○甲戌○乙亥次對左議政沈象奎啓言祠院私設法禁本嚴  
而挽近以來漸多冒犯營邑莫能禁制鄉里不勝紛挐究其設施則如非鄉戰  
之習即是討索之計自今如或有新建之鄉祠院宇而不能禁斷或至掩護則  
斷當依法典毀撤主事者刑配之外道守臣與地方官并施以制書有違之律  
賜額書院之追配一欵如非朝家所許則法不可擅行躋享此亦一體提飭毋  
敢違越之地因此又有切可駭悶亟即禁斷者自古儒生疏舉如非斯文是非  
義理關係則未嘗有率爾陳章者蓋儒論本自審重不可輕發故所以取信於  
朝野有補於世教而夫何近年之間一種襍亂之類假托藉賣稱以疏廳集聚  
無賴作為爪牙專以求請徵索為衣飯之資通文教簡換面迭出京邸邑屬推  
捉相續私施毒刑強取勒奪經年閱歲迄無已時章甫有志之人作為羞恥儒  
林執正之論反不光鮮此非細憂決難任他苟欲使士論培植雜類屏息此在  
太學使師儒之長另究道理條列報聞廟堂稟處永式施行以絕彼藉托之習  
以刷此疑似之恥恠鬼知戢惡習莫售有不容已故并此仰達從之○以金學

淳曹鳳振徐耕輔申在植洪命周朴晦壽金弘根差備邊司提調○丙子○丁  
丑○戊寅詣毓祥宮延祜宮宣禧宮展拜詣藏譜閣行酌獻禮詣  
懿昭廟展拜仍歷臨文祜廟○己卯○庚辰以朴宗薰為判義禁府事尋適  
以李羲甲代之○辛巳○壬午○癸未書狀官李在鶴聞見別單一皇后佟佳  
氏薨逝之後全貴妃鈕祜祿氏著晉封為靜貴妃形嬪而今年十月將舉行冊  
后之禮云○甲申詣崇政殿月臺行皇壇望拜禮○乙酉次對左議政沈象  
奎啓言即見咸鏡監司權敦仁狀啓謄報則今番明川都會監試北關儒生輩  
所為可謂大變恠奔突咆哮棒椎毆擊校吏皆被打傷試官不免恠惄至有更  
取已揭之榜追拔追付之舉其儻事辱命無復餘地國試事體何等嚴重則所  
當全榜削罷俾知懲創而法典既有凡科場罪在試官則罪試官罪在舉子則  
罪舉子勿為罷榜之文且其混同削罷或不無玉石俱焚遠人齋寃之歎元榜  
追付者已自該曹依狀請拔去則罷榜一欵今雖不為舉論而試官與儒生均  
有其罪主試之該評事施以竄配之典作寧之儒生等令道臣到底窮覈首倡  
與當先者嚴刑準三次遠惡地限已身充定水軍隨從而共犯者亦并刑配以  
懲其梗頑蔑法之習斷不可已從之○以申納為摠戎使○設式年監試會試

○丙戌○丁亥教曰國舅家大朞不遠遣承旨致祭○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夏四月丙申朔以金景善為義州府尹柳基常為公忠道兵馬節度使○丁酉命施江界府民家被燒二百六十五戶別恤典○戊戌○己亥○庚子御興政堂受生進謝恩命生員白最顯五衛將加設除授以年過八十也○辛丑以宋冕載為司憲府大司憲趙秉常為司諫院大司諫○壬寅○癸卯設式年文武科覆試○甲辰○乙巳次對○丙午以沈能岳為兵曹判書朴宗薰為禮曹判書○丁未○戊申○己酉命除今年會試殿試時易書之規從大臣詢議也○庚戌○辛亥○壬子以尹命圭為司諫院大司諫○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以洪羲弼為司諫院大司諫○昌慶宮各殿堂營建之役告畢○丁巳命營建都監提調趙萬永加輔國上樑文製述官以下施賞有差○純陵修改本道觀察使權敦仁加嘉義地方官以下施賞有差○戊午○己未○庚申行文武科殿試于崇政殿及訓練院文取沈宜升等四十九人武取洪大恒等六百五十一人○辛酉命竄配罪人李義準申緝放○壬戌以李義發為司諫院大司諫○癸亥○甲子次對左議政沈象奎啓言頃因前持平李秉瑩上疏其所請服飾之另行更張刪去繁文者徃復停

當于原任大臣矣我東衣章其制之最古者帖裏是已上衣下裳連綴成之袂可回肘蓋有深衣即戎之義焉故謂之戎服而古則服之於帽袍之裏故又謂之帖裏加袍以趨朝去袍而即戎安不忘危簡而且便古制為然若稽癸丑下教以笠與帖裏之藏奉於咸興本官為戎服不可祛之證此無容更議而若其衣袖之舊僅回肘者今幾濶垂曳步矣笠簷之舊纔覆肩者今且廣過盤坐矣無足為美觀而不適於便用誠可慨訝其濶其廣皆屬侈費今誠遵舊制而無循已習之俗斯可以祛其弊矣若以既有戎服而又有軍服軍戎何別而服有此異此為侈費宜去其一云爾則軍服之侈費不啻倍蓰於戎服此寧可祛而第亦有不可遽議者蓋軍服即介胄之裏衣如戎服之為帽袍之裏衣也各營軍卒皆着軍服各司皂隸皆着帖裏即各從其將領官員之所常服而然也將臣與有職武弁公服之下今亦皆着軍服而文蔭官則帖裏今變為警衣今雖不必更變其已變者反滋煩弊而其舊法之尚存者又何可廢之乎然則軍服亦不可輒除也第伏念先朝惟華城幸行參用軍服聖意所裁豈無權度而亦只標旗以內扈駕諸臣具軍服陪從各官則皆戎服一如他幸行時臣之愚淺竊以為今後健陵顯隆園幸行時亦當用陵園幸行常儀

先朝

蓋以參用非為永制常儀所貴率由也嘗所耿耿敢此因端並陳而係是勤駕儀節事極重大下詢原任大臣禮堂館閣堂上及諸備堂務為至當之歸不勝幸望至如笠之必以紫鬃結造者不但患其費多飾之繁冗尤苦受風以此為羨無謂莫甚笠不用鬃結飾亦去其彌文如雀羽傍羽嶺羽陵幸儀註罷齋還宮時雖有挿羽之文此未足有關禮節城內殿座皆非齋日廟宮享謁還宮雖已罷齋侍衛亦未嘗挿羽則何獨於郊外必如此哉然則挿羽一節不為磨鍊於儀註恐無不可但虎鬚不知用自何時而侍衛之戎服者笠必挿之且容使之來曾皆見此飾而今忽除去則無或視以簡省於前儀乎以此以彼存之為可外此前奏所云近日朝儀之所講究合當變通釐正者另成一通節目以為啓下遵行之地從之又啓言自古國家所以維持全安靖世道而壹民志者不過曰明義理三字而已有若故重臣趙得永丙寅一疏秉執嚴正樹立卓絕獨炳消長之幾力辨忠逆之分以明我先王精微之義理以明我殿下繼述之義理得以曉然著明於一世此正君臣上下交相勉勵不容暫忽者也然則為今日嘉乃不忘保守闡明之道亦惟褒嘉此重臣而且其晚年自靖亦足以有裨風教臣謂故吏曹判書趙得永亟命議謚以昭彝典為宜在前如此

之人或有因特教不待謚狀之例矣從之○賑廳以五部發賣穀三巡畢分啓  
大米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零小米二千三百九十一石零○五月乙丑朔○丙  
寅詣崇政殿月臺傳 景祐宮行茶禮○癸酉○甲戌○乙亥判中樞府事鄭晚錫卒  
未○壬申詣 景祐宮行茶禮○癸酉○甲戌○乙亥判中樞府事鄭晚錫卒  
教曰此大臣之向國忠勤律身清嚴求諸近古實不多得而以今國事之多艱  
政賴老成而維持連日憂慮之際竟見長逝之單虛廓悵盡無以為懷卒判府  
事鄭晚錫喪成服日遣承旨致祭諸般儀節令該曹依例舉行祿俸限三年輸  
送嗣孫待闋服調用旋因本家以遺意辦禮葬命葬需錢五百兩木布各五同  
輸送晚錫溫陽人知事基安子也起寒素以吏事顯精勤綜密彊力不懈又誠  
於奉公廉於律身持繡斧按藩節屢著嘉績當時材力任事之臣罕出其右及  
掌戶惠財賦之職聲譽稍損於前而其拜相也皆以煩細失大體譏之○丙子  
○丁丑教曰都下癘疫終不寢熄云別瘡祭不卜日設行○戊寅以李魯秉為  
吏曹參議○己卯月食既自申初至申正食十三分四十七○庚辰備局以朝

士衣章變通節目啓

一文

一武

一禁

一堂

一上

一三

一品

一武臣

一便服帖

一裏

一自

一曾經

一摺紳

一紳

一外

一許

一着

一紗

一綢

一色

而

一切

禁

之

為

前

駕

後

別

隊

勿

驚

一

勤

駕

時

領

軍

大

將

風

之

有

異

於

城

內外者終涉班駕自今京奉勤時亦為一體軍服一  
紅帖裏亦依紅花廳通例自今以青苧帖裏改用而母論京外職官紅色帖裏  
一并禁除之一朱笠之以繫結造者自今一切禁之或晨  
或付竹只取朱色一雀羽傍羽嶺羽自今一切禁之或晨

道水軍節度使白殷鎮為黃海道水軍節度使○辛巳以金在昌為判義禁府  
事○壬午○癸未○甲申御興政堂受文武科謝恩○乙酉○丙戌畫講○丁  
亥○戊子○己丑畫講○庚寅畫講○辛卯畫講○壬辰畫講○以金大根為  
議政府檢詳○癸巳召對○進賀正使洪敬謨等以自燕離發馳啓○甲午次  
對命楊州牧各營各司所納軍米布代錢二千兩特為蠲減因該倅疏請大臣  
覆奏也○以李升權金煥為左右捕盜大將尋遞煥以申絅代之○召對○謚  
望下批左議政金思穆敬獻吏曹判書趙得永文忠吏曹判書韓用鐸靖獻吏  
曹判書金鍾正清獻戶曹判書李台重文敬禮曹判書李鼎輔文簡刑曹判書  
丁範祖文憲工曹判書鄭枋孝憲奉朝賀金履翼簡獻判敦寧柳復明貞簡左  
叅贊朴宗德孝憲大司憲朴宗京貞簡知事李晉溫孝禧安春君彬孝端刑曹  
判書申大顯孝毅刑曹判書李海愚貞敏贈吏曹判書金駟孫文敏贈吏曹判  
書黃選貞翼贈吏曹判書柳雲龍文獻左贊成朴崇元忠靖贈兵曹判書申景  
裕景毅贈兵曹判書白光彥忠愍贈兵曹判書柳孝源武肅高麗中樞院事朴

門壽忠顯高麗賀成事崔灤忠翼高麗德寧府尹張安世忠貞○六月乙未朔  
召對○教曰京外定配罪人贓官逋吏三百石以上其他情犯緊重外徒流以  
下判義禁與刑曹判書就議大臣原案中區別付標以入以為疏放之地自本  
道道內發配者亦令道臣一體施行事分付○以曹鳳振為刑曹判書○丙申  
召對○以李鐸遠為東萊府使○丁酉輪對○召對○戊戌召對○以申在植  
為京畿觀察使趙寅永為右副賓客○己亥召對○庚子召對○辛丑召對○  
壬寅召對○刑曹參判李鼎臣引義陳疏命問啓仍飭肅命○癸卯召對○甲  
辰次對左議政沈象奎啓言憲府之糾正風俗即臺官之職而除非詣臺不許  
出禁又臺體也近則監察亦以風聞各自出牌推捉相望杖囚惟意豈謂霜臺  
衙門忽成詞訟劇地而下屬之夤緣討索殆無紀極平民之蕩殘愁怨幾至不  
聊貽羞朝廷莫此甚矣自今監察出牌一切禁斷凡屬風化禁濫等事并都憲  
主之以為隨時裁處從之又啓言北評事之任非但為開市御史而已特以北  
路隔遠京師武卒踈於懷綏故朝廷別遣有名望之年少文臣使之宣布德意  
興勸人才其職其責綦重且要撫近或憚於遠役難於滯外占便成習厭避為  
事銓曹亦多曲循無異於苟充則貽羞貽獎無所不至至有革罷評事永祛痼

弊之論臣謂苟欲矯拔莫若如前擇差自今以閣臣及曾經翰注另為排擬使遠人復知朝廷之尊而仍令載之政例無得久而濶狹從之○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特擢金熙華為都摠府都摠管○辛亥以金邁淳為江華府留守○壬子○癸丑放輕囚○甲寅○乙卯○丙辰以李止淵差宣惠廳提調○丁巳刑曹以疏放事議大臣後付標入啓特放一千二百四十三人○戊午嶺南湖西京畿及四都畢賑萬九千六百九十四口賑穀四萬四千

穀七百四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四石	京畿楊州等三十邑鎮飢民六十八萬一千四百五口賑穀三十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二石	廣州飢民八萬四千七百二十口賑穀三千二十二口
糧三十二口賑穀二萬四千七百八十二石	江華飢民五萬五千六百三十口	○吏曹以諸道畢
石九千六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二石	開城飢民一萬九千七十二口	正者為司諫院大司諫徐耕輔為司憲府大司憲沈能岳為右賓客○庚申○
水原飢民七萬二千五百八十八口賑穀四千九百九十二口	金道喜曹判書洪濟周泰判	奇以徐俊輔為弘文館提學趙斗淳為成均館大司成金興根為吏曹參議李
原飢民一萬九千七十二口賑穀四千九百九十二口	金道喜曹判書洪濟周泰判	正者為司諫院大司諫徐耕輔為司憲府大司憲沈能岳為右賓客○庚申○

辛酉○壬戌○癸亥○秋七月甲子朔命施博川嘉山兩邑民家漂頽四百四十戶別恤典○乙丑○丙寅詣崇政殿月臺傳太廟秋享香祝○丁卯○戊辰次對命湖西堤川縣田稅收米自甲子條代錢上納以山郡轉輸之為弊道伯狀請大臣覆奏也○以朴綺壽為吏曹判書○己巳○庚午義州府尹金昌善以前後民家漂頽一千七百三十七戶把守四十五幕人物渰死十六人啓教以六島沉沒之報已至多日而漂渰之數未能詳知念切于中矣今見狀辭極為驚慘若不別例顧恤則豈能及時奠安乎廟堂商確具由一邊草記一邊知委俾此嗷嗷民命得保一日可也○辛未○壬申卜相加卜以洪奭周為議政府左議政兼世孫傳朴宗薰為右議政沈象奎陞拜領議政兼世孫師以金蘭淳為禮曹判書南錫圭為黃海道水軍節度使○癸酉○甲戌諭左議政洪奭周教曰有國則有相天地之常經也輔相之重何時不然而以今日國勢民命之極艱極危所以維持而奠安之者顧不在於輔佐之得人乎肆予爰立之舉乃在於卿非夢非卜實膺簡心予心之喜姑舍上自朝著下至輿儈亦莫不加額相賀而必不以是舉謂子有私於卿也卿之平日文學特其餘事內行純篤家無二言操履恬靜矜式一世而歷試之績庸中外茂著今日之致卿

於三事意豈徒然且卿先卿之孫也以福履之盛值寧考之世位居元輔協  
贊至治八域寧謐臣主俱榮卿獨不思趾美於先卿而子豈不以寧考之所  
以待先卿者待卿乎叩卿之所存竭卿之所知則可使將敗之國勢得以維持  
而將劉之民命得以奠安而予將垂拱而一聽於卿矣卿豈不欲有意於是乎  
茲遣近侍替告披心之諭望卿勿復規規於備例之俗套即日達朝以副予側  
席之思○諭右議政朴宗薰教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即古今之名喻而  
尤切於目下矣以予所見國勢之岌岌朝著之淆雜民生之倒懸無一可恃駿  
駿然日阽於危亂之域而未可謂治世矣苟欲弭亂於未然政宜輔相之得賢  
而苟欲得賢卿實其人於是乎吾之相已定而勝於稽衆考卜多矣雖然是豈  
獨予心之簡畀抑亦循朝野之輿論大同之地予雖欲捨卿得乎卿以忠貞之  
裔盡匪躬之操內而八座六官之長外而守宰方伯之任勞勸績庸無出於卿  
之右者矣操行不苟而夷險燥濕義在勿避持身恬簡而甘辛酸鹹無適不當  
今予之舉卿非欲為榮耀於卿乃所以擔負於卿也以卿平日之厚積薄發而  
一試當見其漸亂者復治而消弭於未然也民國之幸孰加於此茲將心腹之  
諭庸申股肱之托望卿勿復留意於文具而即起達朝以副予如渴之望○以

李志淵為吏曹參判○停諸道秋操○乙亥○丙子教曰日前清北水灾之報  
固已驚慄而灣府酷被其害民戶之沉沒漂頽至於近二千之多哀彼衆民倉  
猝當此其奔走呼號之狀如在目中思之痛心纔令廟堂商確其懷保奠接之  
方使之星火知委其間果已安接整頓得免失所之患乎不可無一番慰諭之  
舉寧邊府使李肯惠慰諭使差下馳往灣府被災形止親自看審招致衆民以  
朝家矜憫不忍忘之至意面面曉諭俾無一民失所之歎歷路嘉博諸邑之被  
灾民人等一體慰諭後並為消詳狀聞事分付○命施永興府人物渰死三十  
六名別恤典○丁丑○戊寅禮曹啓言行知中樞府事嫡萬永妻貞敬夫人宋  
氏去夜卒逝云 嫢宮聞計即日舉哀第四日成服十三日公除十三月除衰  
服茅節請依禮文磨鍊舉行允之又啓言貞敬夫人宋氏之喪 王世孫依五  
禮儀當於舉哀時進麻布帶而方在冠禮前故不得循例磨鍊以入矣第念麻  
布帶五日之制似因通編五服條 王世子於恭以下親無服之文為此以日  
易月之禮且八歲受服即士庶人通行之節則舉哀與受服煞有間焉今因不  
為舉哀并廢五日之制恐欠情禮而本曹既無可據之已例請下詢大臣處之  
命舉哀之節勿為磨鍊麻布帶入之詢問置之 王世孫遣使致奠之節依禮

文擇日舉行又命喪需葬需依豐陵夫人例為之柩材擇送○以洪命周為漢城府判尹李翊會為左賓客○左議政洪奭周疏辭相職批曰知卿之深自以為無過於予則今日之舉是豈可已而不已者乎卿試思之士不欲有意於當世則已矣既立身於朝矣君不欲任之以政則已矣將舉國而聽之矣幼學而壯行君子之大願也任賢而使能人主之至計也以予之所知居卿之所處目見國事之日非民勢之日困而慨然不以世道之責自任則不幾於越人之視秦瘠而有負於平日之所學乎望卿諒予言之非虛念時事之多艱勿復辭巽即起膺命○己卯右議政朴宗薰疏辭相職批曰日昨之諭已申予為民國得贊之喜庶幾卿亦諒之矣人有恒言輒曰民國而夷考其實有時乎言與事不相副矣今卿則不然以昔日之歷試考已著之成績文理密察條理井井燦然有不可掩者苟非其聰明才智誠力精幹兩足以了當世之事何以致此予之所深喜歷多日而不能自己者夫豈徒然噫今日之卿即昔日之卿也以昔日之所試試之於今日予復何憂於民國也言實由中尚或動聽望卿勿復異辭即起膺命○庚辰○辛巳○壬午命施安東等邑民家漂頽一千五百六十七戶人物渰壓二十九名別恤典○癸未○甲申左議政洪奭周再疏辭免批曰

虛佞性異牘又至不覺憮胎者良久卿既以知臣莫如為言予當因此而奉復也噫今日之獎有三卿無一焉人心之澆薄卿之厚德足以齊之朝著之奔競卿之恬靜足以鎮之俗習之侈靡卿之儉約足以矯之至於任啓沃之責決民國之計才猷誠力又無過於卿者予則曰知臣莫如政在於是卿安得一向邁邁辭而不居乎往復之際一日為悶茲遣承宣又宣批旨望卿即起籞朝以副予跂竚之思仍命遣承旨傳諭○乙酉右議政朴宗薰再疏辭免批曰卿疏所謂一言相感云者實獲我心矣予之平日眷注而倚毗果何如也日來之以諭以批罄予至意至於再三則今此巽章又何為而來也豈予誠淺不足以感動卿聽乎良用歎歎房杜文富才不借於異代論相而得人卿豈多讓於今日以學問而本乎經傳有用之學也以才猷而綜於庶務有用之才也以踐歷而已試內外既著之蹟也卿若端委廊廟董率百僚紀綱紊而復振風俗頽而復正行彰彊之政而絕倖望之路朝象得以丕變世道得以底平則卿之責塞而予將不期逸而自逸予安得不以是厚望於卿乎茲遣承宣申布心曲卿須即為起膺以答延佞性意仍命遣承旨傳諭○丙戌設七夕製于泮宮○以李羲甲為判義禁府事○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左議政洪奭周三疏

辭免賜批敦勉遣亞卿偕來○壬辰右議政朴宗薰三疏辭免賜批敦勉遣亞  
卿偕來○八月癸巳朔持平權秉德上疏請罷漕船付之京江蓋陰為江民地  
也教曰持平權秉德稱以言事投進一疏旨意極其駭悖不勝驚惋如此挾雜  
之類不可以臺言有所叅怒為先施以屏裔之典○甲午○乙未詣崇政殿月  
臺傳 景慕宮秋享及南壇祭香祝○丙申以洪命周為刑曹判書洪敬謨為  
工曹判書曹鳳振為右副賓客柳河源為漢城府判尹○丁酉詣崇政殿月臺  
傳 社稷秋享香祝○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教曰再昨年昨年  
歉荒尚忍言哉使我無告之赤子顛連於溝壑十損其二三重以國儲告罄蠲  
蕩賑貸之政雖已僅僅成擗而思之至此尚覺厚顏今幸仁天眷顧庶幾有秋  
民國之慶孰有加於此哉年事雖曰少康死亡流離不可猝復則將未免侵及  
隣族貽害百端哀彼瘡痍之民不知樂歲之為喜而重困於徵斂是豈與民休  
息之義乎畿輔根本重地與他道自別兩年軍錢停退條限明年更為仍停以  
示朝家軫恤元元之至意事廟堂措辦行會外此如有可以紓民力者廟堂與  
道臣預為商確聞奏○命以領議政沈象奎為扈衛大將○癸卯○甲辰召對  
○以鄭基善為司憲府大司憲金鼎均為司諫院大司諫金熙華為漢城府判

尹○乙巳召對○丙午○丁未詣昌德宮行 璞源殿茶禮○次對于熙政堂  
領議政沈象奎啓言此堂即我列聖朝重熙累洽勤政常御之所也昨冬告  
災聖心驚惕亟命經始不煩民力而棟宇依舊今日殿下臨御而臣等進對  
前席回想伊時光景可謂轉灾為祥而雖舊維新之兆實基於此誠不勝萬萬  
忭賀第伏念肯堂肯構之義非屋室造作之謂即增崇基業延祚無窮之喻則  
羣下之所環瞻欣喜者亦豈為政翼輪奐之美率還前觀而然哉此正殿下  
奮發修省丕新景命之一大期會而述先志為詒謨之要惜財用為愛民之本  
伏願念茲在茲休養生息日新聖德赫然改觀使兆庶蒙福一世被澤自今伊  
始無有已時而今又新卜賢輔初行賓對於此堂有以仰認延訪周諮之聖意  
明良喜起之盛可以復覩於今日顧臣眷眷下忱惟在於益懋聖念蘄望之切  
敢此仰達批曰所陳切實當體念矣左議政洪奭周啓言顧今國綱掃地民命  
阽危世道人心無一可恃我聖上憂歎之教亦已屢發於絲綸矣是宜君臣  
上下聚精會神汲汲皇皇不遑宵旰而竊觀於舉措之際則不獨大小臣工之  
狃於恬嬉而已我殿下亦惟深居高拱略無振勵朝紳之畧接絕罕政務之  
諮詢未聞將何望於挽回既危之國勢莫安將劉之民生乎臣於數十年前待

罪於論思出納之任亦嘗屢奉清燕之對矣三晝講讀之際萬機裁斷之時顧問不倦酬酢如響藹然情志之交孚尚不任欽頌于中比年以來時或登對則雖輔臣之敷奏循例賜可之外絕不聞一語之間答竊伏觀聖智之周物初未嘗少損於往時而獨於酬接之間似不免有厭倦之意皇天 祖宗之付畀在我 殿下四百年宗社安危在我 殿下億兆生靈之係望在我 殿下殿下於此安可以有厭倦之意耶若或以靜攝之餘務在休養勞心疲精慮妨保嗇則瑣事漫務固不必一一留神而至於經傳義理之講確民國計謨之討論不惟無妨於保嗇實有大益於節宣頤養之方雖以閭巷匹庶言之閑居終日無所寓心則四體自不覺縱弛神氣亦隨以萎苶積久成習駸駸然日就衰憊而方寸之間亦罕有舒暢愉快之時必也心有所用身有所事而後始可以收拾筋力振發精神而漸臻於清明康彊之域伏望聖明深念斯理試自今日筵席聞一奏對則就其言而詳叩其可否發一政令則因其事而細詢其得失聖意所在則明白剖示或有疑端則反覆問難每於燕閒之暇或召接儒臣或延訪羣僚或紬繹方冊或商確機務以至閭里疾苦稼穡艱難人情物態四方異聞無不悉陳於駐纘之前則聖學之將就聖聰之開發其效所及固不可勝言

而今日得一善言明日講一美政益聞其所未聞益悟其所未悟愈久愈新滋味漸生其為顧神適情而有裨於天和之調養又孰有大於是者耶顧今國家之事一毛一髮無不受病雖難以一一枚舉而苟聖心一加奮勵則其所矯革亦只是次第間事惟願少垂澄省焉批曰所陳切實當體念矣又言輔導春官成就睿德之道曰山林宿德之士草野懷器之人旁招廣求以資其薰陶輔養兩坊賓僚之任十分妙選而既得其人亦必久於其職請飭銓曹另加慎擇批曰所陳出於悃愞實為感歎分付銓曹并為採施俾有實效又啓請裁抑近習收養遺棄仍請臺臣權秉德屏賈之典特加參酌以示優假言官之意并嘉納焉右議政朴宗薰啓言今日臣等之登對適在於新成之殿閣而此即我列聖朝視朝常衢之所也今日重新有以仰我 殿下堂構塗墁之聖意追先而監于憲踐位而行其事湯德日新周命維新永奠無疆之基筮自今萬億維年區區善頌惟在於此宋臣范祖禹之言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臣敢以法祖宗三字為 殿下獻左相繼以勉聖學輔睿德有所仰陳其言懇懇即臣之所欲言者耳顧今日大本急務固無過於睿德成就其所以成就之本又在於殿下身教物誨之勤講筵則課日頻御講磨經傳用示典學之道臣隣則以時召

接討論事務俾知勤政之要則在 殿下自治之方裕後之謨將兩得之矣昔程子論冲年輔養之道以為宜選賢德以備講官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又謂內侍官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于耳目此誠切至之論也若使程子今日立朝亦必以此言進 殿下可不動聽而亟行之乎臣以為官必極選而久任毋徒作通擬升進之階勿輕許辭遞遷易之路以責實效桂坊官亦必以端方讀書之人廣選薦授俾與顧問之列毋令挾冊具貟而止則必有其益至於燕處深嚴俎豆嬉戯之地所以立規範而戒逸樂尤當致勤而毋忽 殿下之所奉受於昔日者亦惟在於勤講學親賢士今日所當仰述者又豈外此乎伏願深留聖意焉批曰所陳切實憂愛之誠溢於言外深所感歎當體念而服膺也又啓請杜倖門清仕路擇守令明殿最抑近習嚴宮禁并嘉納焉又啓言節約之政曰臣竊以為新作主第過於侈大也臣固知 聖上止慈之念非出尚侈之意而間架太廣力役太煩有踰古制且非其時若曰費出內藏不煩經用則有大不然財出於民豈有二源哉今雖後時言之無及而苟欲裁損豈無其道且出閭不遠雖衣食器用之微勿近奢靡務從儉約則實為錫福之本非但為節費而已昔在 宣廟朝東

陽尉主第淺露與隣舍相臨賜龍簾以障之不許增葺今其第尚在此豈非今日所可仰法乎深加聖意是臣區區之望也批曰主第事所陳甚好予方感愧之不暇也○以李翊會為弘文館提學朴晦壽為副提學旋遞晦壽以金弘根代之又遞弘根以權敦仁代之○戊申掌令黃秩陳疏自卞批曰事屬既往而論者今又不在何須更提重傷忠厚之風乎况徃役義重豈可一向遠巡秧時差書狀官以年前尹錫永疏駁引義而錫永已作故也○己酉○庚戌○辛亥詣宗廟景慕宮展拜○壬子以李景在為吏曹叅議○癸丑○甲寅○乙卯命高麗忠臣直提學成思齊依吉再例勿為贈職只施節惠因吏曹啓言收議大臣也○丙辰以曹鳳振為咸鏡道觀察使金學淳為左賓客○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詣永禧殿行酌獻禮仍詣儲慶宮展拜○以趙寅永為工曹判書○辛酉○壬戌○九月癸亥朔○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次對○以柳相弼為右捕盜大將○癸酉○甲戌○乙亥詣昌德宮行璿源殿茶禮○丙子○丁丑○戊寅○己卯詣明陵展謁親祭○庚辰○辛巳命明陵親祭時亞獻官以下施賞執禮李鼎在大祝金鼎集加通政禮房承旨尹聲大加嘉善○壬午兩司大司憲鄭基善  
大司諫金鼎均

司康朴  
持平李明迪

書和掌令李鳳純  
正言李坡沈宜升

趙錫璽

聯劄請書九孫李根仁刑配申綱奴嚴覈金

之刑配不允

至於金

宅善事朝家業已有所照燭

卿等之言尤為過矣

王堂聯

疏繼請不允

○癸未以朴晦壽為成均館

大司成朴周壽為左賓客

○甲申詣

昌德宮行

璽源殿茶禮仍御

春塘臺行瑞蕊臺試射

○乙酉○丙戌

○丁亥

御崇政殿試

秋到記儒生講居首尹晚求製居首閔致文

并直赴殿試

○戊子

御崇政殿月臺行

太廟冬享誓戒

○以李止淵為藝文館提學

○己丑命施

忠臣贈持平

李逸英贈持平

李逸老兄弟贈參判

李敏進等旌間之典皆以丙

子殉節也烈女鎮川故宣傳官申義養妻韓氏孝子平壤故士人金尚洙竹山

故通德郎韓學新楊根故同知韓復慶并旌間孝子扶安故學生金會奎贈職

會奎妻烈女崔氏旌間皆以儒生上言該曹覆啓也

○庚寅命

太廟冬享以

親行例為之以親行有命而大臣聯劄請寢從之而有是命

○辛卯次對

○以

徐俊輔為刑曹判書徐耕輔為漢城府判尹

○義禁府啓言楊州幼學宋順來

上言為其祖瑩中伸雪事問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沈象奎以為宋瑩中當初所

坐即是深文二字而以其講筵奏語推之

則謂以屬於色目之論云者不為無

甲午

上言為其祖瑩中伸雪事問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沈象奎以為宋瑩中當初所坐即是深文二字而以其講筵奏語推之則謂以屬於色目之論云者不為無

據不但伊時上疏之故相亦為辨析 先朝甲寅下教已有俯燭籲冤既久原情足恕且乙丙諸案多被朝家昭雪之恩此人所罹最為輕歇而尚未蒙一視之澤公議亦為稱屈然而事係刑政不敢擅斷云左議政洪奭周以為宋瑩中事當初所坐非不深重而先朝甲寅下教既有俯燭者則其所鳴冤容或無恠到今年久之後特施曠蕩之典似不至大傷於隄防而刑政所係事體不輕以臣愚見不敢質言云右議政朴宗薰以為諸條辨証不無所據竊聽公議亦多稱屈而年久刑政有不敢遽然擅斷云矣大臣之議如此請 上裁教曰依諸大臣議施行 ○ 吏曹啓言洪州幼學鄭奎容上言為其父東浚伸雪事收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沈象奎以為臣於昨年因該曹之請詢議大臣雖以年久之案有難遽議仰對而第其當初所坐既無把捉則非為其子之屢有呼籲其在刑政恐不當以年久因仍置之云左議政洪奭周以為臣於年前待罪該曹適值此事之回達以其罪名不輕年條久遠仰請置之矣今承獻議之命亦不敢有改前見云右議政朴宗薰以為此事鳴籲非止一再亦嘗屢有詢議諸論多以所坐之無所把捉為對而特以事屬稍久鄭重至今矣臣亦別無愚見云大臣之議如此請 上裁教曰依領右相議施行 ○ 冬十月壬辰朔昌德宮營建

告訖賜都監提調趙萬永田結奴婢仍命子婿中初仕調用其餘施賞有差○

癸巳○甲午詣崇政殿月臺傳 太廟 永寧殿冬享香祝○乙未○丙申○

丁酉○戊戌以金在昌為判義禁府事金道根為左副賓客李義肇為司諫院

大司諫李憲璋為吏曹叅判○己亥○庚子設九日製于泮宮○辛丑次對命

安東前叅知鄭來成特加一資以其年九十一大臣請施優典也○壬寅○癸

卯○甲辰○乙巳○丙午雷○丁未教曰連歲灾荒之餘幸得少康方以仁天

悔禍為蘄祝雷異示警又發於收藏之時無乃予之否德尚有餘愆而然歟警

懼震惕莫省攸措自今日至十八日減餚撤樂以寓修省之義政院

金秉忠集愚議啓以為月過收聲節屆閑物而今茲青臺雷異之報何為而至也古

人云無灾忘我有災愛我此誠我 殿下警惕修省轉灾為祥之一大機會也

臣等雖未敢傳會為說以蹈漢儒之陋而災不虛生厥有所召我 殿下試看

今日之象果治乎否乎以言乎朝象則紀綱解弛大小恬嬉以言乎言路則姍

嫋成習規箴無聞以言乎民隱則饑饉荐經駁戾日甚而州縣之貪墨無憇以

言乎國計則旱澇相仍財賦歲縮而公私之經用莫繼推此以往有不可一一

指陳而朱夫子所云一毫一髮無不受病者殆不幸近之矣此莫非羣下不能

對揚聖德闡發休治之罪而臣等死罪亦以為殿下懋實之政猶有所未盡而然也噫勤政二字即我朝家法而竊隖近日講學間多停撤聖工或失於緝熙召接每致稀澗羣情無望於交孚如此而尚可謂天工無曠百廢俱舉乎今若伈泄度日以天灾為適而不思所以仰答則此豈大聖人應天以實之道乎惟殿下勿以臣等之言歸之陳腐凡於政令施措之間益懋誠敬以為消弭之方焉批曰爾等陳勉認出衷曲當惕念矣○領議政沈象奎右議政朴宗薰聯劄略曰中夜殷雷何為而作也隆隆隱隱有似不泄之怒蓄而示威臣等不覺蹶然驚起悚然以懼莫省揩躬之所伏惟聖心警惕丙枕靡甘也顧今朝著恬嬉民生殷屡憂虞溢目振作無望縱使時令順軌穀祥日臻尚不可一日自豫矧茲月届純陰時惟閉藏既雨以風繼之殷其冬行夏令是曰咎徵災不虛生豈無所召然若因災而懼修省有道則殷桑宋星未始不為轉移之機古之人不曰惟灾是懼而以遇灾不警為懼焉臣未敢指某事某微若傳會者然惟願我殿下清燕對越之地淵然深思若曰修己事天誠有未至也發政措事治有所闕也志存懷保而小民之疾苦方棘也務在聽納而臣隣之姁姪轉甚也財不節而侈風日熾也野有遺而人才不興也以是數者推以廣之有改

無勉以益昭聖化仰答天心則仁愛之理其應如響政所謂警告詔戒多在泰  
寧之世者此也然若論應天之實則其所宜先惟輔相是已國之有相即使之  
寅亮天工燮和二氣下服民志上格天聽故漢世策免盖亦敬天修省之一實  
政也如臣等無似猥玷三事一味尸素既無以格心弼違裨益清明之化又不  
能發謀斷體導揚子育之仁災警之至咎實在是乞賜斥退以答災異焉批曰  
上天示譴實由寡昧予方責躬之不暇際見卿等之引咎尤增予慚恧陳勉之  
事謹當服膺卿等益懋弘濟之策用副修省之實○兩司大司憲鄭基善掌令  
李明道大司諫李夔肇司諫  
朴海和正言李夔沈宜升副應效  
聯劄玉堂徐有贊陳勉并優批嘉納○戊申又雷  
○已酉政院議啓陳勉批曰數日之內再有此警予心之悚惕兢懼尤倍於前  
際見爾等所陳可謂切實當益加體念矣兩司又陳聯劄仰勉以來諫之實批  
曰廣言路之義予獨不知乎所陳固好先自卿等無有忌諱各盡所懷以盡忠  
讜之風○庚戌以金道根為工曹判書弘文館提學李止淵為右賓客鄭基善  
為右副賓客○校理柳致明疏略曰大小恬嬉百度弛廢紀綱不立而廉防壞  
奢移成風而財用匱乏廉則趨利愈甚傷財則害民愈深政如倒海傾湫之莫  
可隄防 殿下可不思所以回瀾返源以霑濡涸轍之民而使天心底豫哉

殿下有仁聖之德有恭儉之實藹然仁聞被于四境然而不免於財傷民困而上干天和者凡以致治之未得其道也其失在於仁恕太勝淵默太過羣下或至於怠緩惠澤或至於壅闊而獎病百出羣枉并作以至民不料生而莫之可救也然又豈必他求哉惟在殿下加之意而已批曰由予否德百度廢弛雷異荐警於收藏之節兢惕慙悚尚復何言爾以遠人不避忌諱悉陳無隱憂愛之誠深庸嘉乃○王堂應對金明據副校理李在舊修撰洪祐顧訓修撰用經聯疏陳勉優批嘉納○特教擢校理柳致明承旨○辛亥兩電○次對領議政沈象奎啓言日前雷異聖心惕然特下綸音深示警懼修省之意至命減法膳撤官懸精誠上昭仁天降監庶幾感格底豫可以轉灾為祥曾不數日殷殷燐燐復此申申臣尤震悚歷求其故引咎請譴非敢比數前人持循故事蓋以今茲之雷臣則竊以為由臣而致此異也傳曰雷二月出地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出天運之常度除害興利人事之對時天人感應灾祥隨異當興利之時而無興利之事則雷雖出而不鳴矣當除害之時而無除害之舉則雷雖入而猶動矣意者今之上下中外所害當除者皆未除也而雷為之動焉臣不能格心正事遠猷辰告使聖志赫然奮發德化灑然章明此其害

為惛憤不匡所當除也臣不能勤恤民隱遍究保惠使百姓安生樂業八域蒙福流澤此其害為歇后不任所當除也臣不能董飭官常整肅朝綱而一世漸至陵夷百隸習為怠慢此其害為模稜不持所當除也臣不能登崇材俊抑黜庸鄙而賢愚無所區別善惡俱失彰瘅此其害為糊塗不舉所當除也又若通患匱乏而競尚侈靡思得橫財而濟之此其益匱乏而終窮濫甚於盜賊之害臣不能矯之以布被瓦器弊車羸馬不擇守令而任為貪饕從而能事以視之此其為守令者鮮廉慎幾如豺虎之害臣不能處之以冀州按事山東剔奸言路關朝廷得失忠讜不聞上無以救其闕失崇其德美而官師微規輒致疑怨況指斥激切乎則噤閉之害不啻久病之忌藥此不可不除也訟獄係民生休戚公平不行下無以措其手足保其性命而聽理少失易結冤讐况囑賣逼迫乎則濫枉之害非但無情者盡辭此不可不除也居可以除害之地而縱其為害此與身自害之無異臣職為首相實居除害之地而無所除之而又害之游雷申警咎專在臣故曰由臣而致此異也今欲為消弭之道無先於斥黜臣臣誠惶恐祈懲之至若臣之所不能而身自為害者與臣之縱其為害而與自害無異者皆臣之事無所委罪而 殿下既深示以修省之意須當實有修省之

事凡此諸害從今日以往欲望  
陛下之洞察而悉除之皆其事也害既悉除  
則利自必臻邦其永享于休轉灾為祥孰有大於此者乎申願懋哉懋哉批曰  
見卿所陳懇惻痛切發於至誠有足動人深庸感歎至若自引其在交勉之義  
豈不萬萬過當乎右議政朴宗薰啓言三日之內洩雷示警有若申申詔告然  
今此驟電亦係乖候古人有言惟先世有道之正正其事而異自消也臣竊以  
為在今則事事皆可正也然成湯之遇災自責有曰官失職歟一官之失其職  
猶足以召災況輔相之甚重乎今之申警未嘗不由於官失其職而若論失職  
之罪則臣實其人臣本空疎鴻劣濫辱高位臣之受任亦已數月凡臣所當為  
之職分果有何事報答何事稱塞國綱日見其弛懈而臣有董正之一為乎朝  
政未嘗無得失而臣有獻替之一言乎官邪而有刺舉之實乎民窮而有莫安  
之策乎凡若此類不可更僕不職之罪臣固自知今於恐懼修省之日特舉而  
罪之則此非但漢朝策免之應故事而已臣方自請譴何暇獻規而交勉之義  
不敢終默避殿減膳責躬求言即遇災自警之故實而不有實事而踐焉則竟  
歸不誠無足以動天心而弭災沴矣避正殿不如杜倖門之尤為切要而不試  
之才踰分之職皆是耳名器之重何官不然而字牧之任即治本所關民命所

係苟或夤緣冒濫而得之則畢竟害及於民上干天怒可不懼哉減常膳不如  
節帑用之尤屬切急節用者非但撙約剋削之謂凡不恒之費非經之用皆是  
耳帑藏本非古制而若又把作私財出之無藝則輒轉浸竭畢竟害歸於民謫  
見于天可不懼哉臣謂將國朝及前代熙世遇警修舉之政令事實及應旨陳  
勉之言議章奏彙作一通置諸左右昕夕省覽可勉者勉之可行者行之則古  
昔名碩之嘉謨嘉猷皆將親見於今日而敦名教以正風俗也恢公正以振綱  
維也貪墨之可懲也廉節之可獎也不過舉而措之向所云杜倖門節帑用亦  
其一事耳切願聖上留神焉批曰所陳發於忠款敢不服膺至於漢朝策免  
云云本非美事卿言過矣○壬子以趙斗淳為成均館大司成趙秉鉉為慶尚  
道觀察使金在三為公忠道觀察使在三特教也○召見冬至正使李翊會副  
使朴齊聞書狀官黃秧辭陛也○癸丑左議政洪奭周劄略曰臣獲蒙恩暇榮  
動邱壠感戴銘鏤不知所報在道之時再值轟燁之異竊獨懔懼旋伏聞聖心  
微暢綸言載宣又見承弼之臣引漢世策免故事聯章自列乞賜斥退臣亦備  
貞廊廟請譴之義諒無異同而况臣之庸駭踈迂寡居人下苟求其匪才冒寵  
而可以召灾者宜莫有先於臣者矣漢制有之曰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

今臣之叨貳樞筦亦既三月于茲而曾莫能發一慮陳一策以究毫髮及民之效課功責實其宜在斥黜之科久矣矧又加之以灾沴警告之若是者乎惟聖明亟賜鑄改更擇贍能以圖變理則為今消弭之道恐無大於是者矣臣聞古之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 殿下前日之教畏天省躬不為不至矣論思獻納疏啓迭陳亦不為不勤矣若求何事之見諸施行何言之措諸實用而何政何令之赫然有異於遇灾之前者臣未之見也 殿下試反而思之是果可謂實與行耶抑止於文與言而已耶下民至愚猶難以空言動也何況上天之尊嚴威神而其可應之以虛文耶三日之間咎徵疊見諄諄戒告臣竊恐灾異之來又不止於今者所遘而已臣伏覩兩司聯陳之牘以求言為請是固援例之常談非有逆耳難從之端而反承聖批乃有曰廣言路之義予獨不知乎不惟無採用之實顯示以不概之意王言一出八方傳播必將謂聖意之厭聞於多言古所云訥訥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者豈不深可懼哉以是觀之則 殿下於其謂文與言者亦未免於始勵而終怠也尤何以望天心之底豫耶雖然臣則知聖意之未嘗厭聞於讜言也 殿下以儒臣柳致明之疏不避忌諱超擢緋王之列若誠有厭聞之意則豈有是哉第伏念法

語之從改之為貴異與之說繹之為貴 殿下既已嘉納其言矣何不先就其  
疏所陳淵默太過之戒而思所以幡然遷改勤於晉接不憚諮詢以圖其修省  
振勵之實效耶臣觀其疏專以民生之慰安蘇息為第一義是誠目下之急務  
也臣於今行歷見畿輔數三邑稽事之登固稱樂歲而游饑之餘閭里半空陳  
荒汰覆之稅流離死絕之糴其貽害於危喘者殆未可以十百計也其所不及  
於耳目者又可知其為幾何哉臺疏所謂有甚凶年者諒非過語而有司徵督  
之嚴州縣椎剥之急顧乃視之以含哺宿飽家給人足者然不復有向者憂恤  
之念人心縱弛天意示警今茲雷異之偏在於年穀稍登之日者安知其不由  
於是耶竊願聖明仰祗天戒俯矜民隱惕然對越常如遇警之初惻然寬卹毋  
忘賙饑之歲改下臺章之批以恢虛受之量先從可採之言益講措施之實則  
轉灾為祥亶在是一念間耳臣不勝斬祝之至批曰所以勉戒於寡躬者丁寧  
懇惻無言不到良庸感歎若曰灾不虛生則由予否德有足干和饑餕荐臻民  
國困瘁雖無轟燁之告警寧可曰安於心乎予方自反之不暇而卿乃遠引漢  
朝虛偽之事欲子效尤豈所望於卿乎○甲寅晝講○命京畿旱田被水災者  
令道臣詳查登聞定限降續從左議政洪爽周啓稟也○乙卯○丙辰以宋冕

載為司憲府大司憲朴宗琦為司諫院大司諫○丁巳召對○戊午以李止淵  
為戶曹判書○己未藥院口啓以為臣等即伏聞入診醫官所傳則頭疼微作  
便道不順朝來症候比昨雖似少減而猶未央復常度臣等率醫官入診議定  
湯劑不容少緩亟許召接批曰醫官已為入診湯劑議定可也命進御加味正  
氣散一貼煎入○庚申藥院口啓批曰醫官當自內召診矣待醫官出去湯劑  
議定○行弘文錄詞提學權教仁應教金羽  
校理徐念淳修撰洪鍾應三點沈啓錫許晟朴宗休金龍  
洛宋尚玉李源益洪在詰金東健李寅臯權濬金錫淳尹致秀李謙在李塽李  
明迪韓鎮庭嚴錫履趙鶴年韓宏履洪羲錫尹致定徐元淳李公翼趙秉恒金  
在田尹滋畊金公鉉趙得林成原默沈宜升○辛酉命醫官自內入診○給諸  
道諸都當年災三萬八千八百十二結○十一月壬戌朔藥院都提調洪與周  
提調金蘭淳副入診上候以腫患久寧命傳貼蕎麥餅製入○以安光贊為咸鏡北  
道節度使○癸亥藥院入診進加味君子湯傳貼加味秋麥餅製入熏洗方煎  
入○甲子藥院入診進加味君子湯○以李載亨為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  
乙丑藥院入診進加味君子湯前方中去車前子防風唐木香加縮砂五分人  
參加五分熏洗方煎入○丙寅藥院入診進加味君子湯前方中人參加五分

履提調南

提調洪與周

傳貼加味陰陽散製入○命旌善郡流絕戶還穀二千二百石零及軍身布并  
蕩減廟堂因道啓稟之也○丁卯藥院入診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進加味君  
子湯傳貼消癰餅製入○藥房口啓以為臣等伏聞入診醫官之言則凝聚之  
處疼勢稍減寢睡之節比前差穩而諸節尚稽快復靜攝已至多日伏不勝憂  
慮之至此時直宿不容少緩亟許臣茅直宿本院教曰輸直為之○命工曹判  
書金適根大護軍朴周壽行護軍朴岐壽東寧尉金賢根別入直○戊辰夜雷  
○藥院入診進加味君子湯前方中加半夏一錢傳貼加味陰陽散製入○以  
金適根差宣惠廳提調○己巳藥院入診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都提調洪奭  
周曰腳部運用漸為便利乎 上曰不得便利矣奉朝賀南公轍曰靜攝中召  
見不必盡備禮數之意臣等已為縷縷仰達伏願從便起居勿以禮數為拘焉  
進加味君子湯前方中去縮砂加唐木香五分○庚午藥院入診傳貼促膿膏  
製入進蓼苓飲○辛未藥院請診命診候自內為之進加味君子湯前方中去  
半夏加肉桂一錢人蔘加一錢白朮加五分又蓼苓飲停止加減養胃湯煎入  
也○藥院請診批曰醫官當自內入診矣進異功散○癸酉藥院請診批曰醫

官當自內入診矣進加味異功散傳貼透膿散製入○召見藥院諸臣進薑橘茶清心元又召見藥院諸臣醫官入診李亨基等診候訖奏曰脉候大為不足矣都提調洪爽周曰上候如此臣等當移直于司饔院依例以侍藥廳稱號矣許之進蓼橘茶調竹瀝三匙○甲戌藥院入診召見藥院諸臣及時原任大臣閣臣○藥院啓言今當湯劑連進之時政宜博采衆論副護軍丁若鏞副司果朴齊顏精通醫理素有名稱幼學林啓運亦解治腫多試見效俱合與聞於議藥請並令同參於診筵從之進薑橘茶加薑汁二匙○召見藥院諸臣及時原任大臣閣臣○命進御一兩重人參粟米飲煎入又命一兩重人參粟米飲更為煎入又命進御薑橘茶調砂糖屑入之又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命進御淡薑茶清心元半丸蘇合元二丸調入又命進御吉貝飲煎入又命進御二兩重人參粟米飲更為煎入又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又命進御二兩重人參粟米飲更為煎入○命知事趙萬永永明尉洪顯周昌寧尉金炳疇判敦寧金在昌公忠監司金在三尚衣僉正金左根副司果朴鑄壽並別入直○行廟社宮山川祈禱○上大漸○命大寶傳于王世孫○命宮城扈衛○亥時上昇遐于慶熙宮之會祥殿○復內侍以常御上服左荷之陞自前東雷左執領右執腰北向三呼曰上位復詣以表入

靈子上以燕凡輟足

○易服 王世孫去上服披髮着素服披上衽 中宮殿

中宮殿

世子嬪宮皆去冠及上服披髮着素服 ○ 以長樂殿為 殯殿 ○ 藥院口達子

王世孫以為當此罔極之痛瘞候必多傷損之節 中宮殿氣候 世子嬪宮

氣候亦必有損節三錢重人參粟米飲自今日逐日煎入又達言臣等自今日

依例直宿本院 ○ 藥院口達以為臣等俱昧醫藥之理久忝保護之任終遭此

崩天之痛臣等之罪萬死難贖惟願亟被刑章以薅蠻蟻謹此席藁待罪答曰

罔極勿待罪 ○ 中宮殿口傳教曰 大行大王崇儉節用經費民弊嘗所愛惜

今番衣樹數爻先為書入自內所不當之衣樹自外舉行 ○ 中宮殿口傳教曰

興完君是應代奠官興寅君最應守 陵官差下 ○ 王世孫令曰南延君球工

曹判書金迺根尚衣僉正金左根永明尉洪顯周東寧尉金賢根昌寧尉金炳

疇大護軍朴周壽護軍朴岐壽朴宗喜金基常前府使朴鎬壽判敦寧金在昌

公忠監司金在三前校理洪祐詰並宗戚執事差下 ○ 長生殿梓宮望金字梓

宮暑字梓宮

外長一尺一寸八分內長六尺五寸八分外廣二尺三分內高一尺七寸

露字梓宮

大行初喪時首相稱以院相參坐本院凡大小事裁處稟達今方依例為之依

之○令明日襲時大臣閣臣以下入叅○院相達言明日襲時原任大臣閣臣承旨禮曹三堂上工曹判書兩司長官王堂春坊各一員依例入叅依之又達言在前國恤時行巡無事單子外巡監軍單子闕內各處入直將官單子及軍號以前一日所下仍用今亦依此為之○禮曹達言五禮儀自初喪至卒哭並停大中小祀而殯後惟祭  
社稷事載錄請依此舉行依之○乙亥藥院口啓于中宮殿以為自昨以来哀毀罔極之中心必多傷損之節且王世孫邸下全無所進臣等不勝憂慮茲敢奉進粥一器進御後仍復勸進世孫宮伏望批曰罔極○藥院口達于世子嬪宮以為遭此罔極之痛必多傷損之節而中宮殿王世孫邸下哀毀亦當如何不勝憂迫之至茲敢奉進粥飲伏望抑哀強進奉勸于中宮殿世孫宮答曰罔極又達于王世孫以為邸下任情哭泣全無所進且伏念中宮殿世子嬪宮哀毀罔極必多傷損實不勝焦迫茲敢奉進粥飲抑哀勉進奉勸於中宮殿世子嬪宮答曰罔極再達答曰罔極三達答曰當仰勸于中宮殿嬪宮矣○禮曹進嗣位節目口傳令曰如此罔極之中何忍見之乎還給時原任大臣奉朝賀南公報領府事李相瑛領議政沈象奎左議政朴宗薰率百官庭達言皇穹不吊我大行大王奄棄臣民率土

奏政周右議政朴宗薰

舍生奔走呼號無所依歸仰惟我 郡下方在冲年邇纏罔極之痛皇皇靡逮  
當復如何顧今四百年 祖宗丕緒傳在 郡下億萬人生靈係托亦惟在  
邸下而國不可一日無君自古賢君哲辟每當繼嗣之際雖哀毀號擗之中未  
始不隨即勉從我朝已行之例亦然而今有節目還下之舉臣等不勝罔措非  
不知睿孝出天當此時有不忍踐位行禮而天位不可暫曠民心無所維繫我  
邸下獨不念及於此乎嗚呼歲在庚申我 大行大王亦以冲眇之年黼裳登  
阼今我 郡下若以 大行大王之心為心則臣等之言其必有概於睿衷矣  
茲敢相率仰籲所進嗣位節目即賜達下焉臣等謹稽國朝彝典方以垂簾故  
事仰請于我 慈駁亦願仰稟 慈旨俯循庭籲答曰罔極之時有不可聽垂  
簾之典小子亦切望焉○大臣率百官庭請于 中宮殿言皇穹不吊降割我  
邦家 大行大王奄棄臣民率土含恤尚願我 儲宮邸下聖質夙著於岐嶷  
睿學方懋於將就 宗祧有托 殿宮有賴第伏念冲齡嗣服萬幾至煩凡係  
民生休戚軍國事務非有所閱歷亦無以獨裁歷數徃牒未有如今日國勢之  
岌岌者苟非考之以前代盛典稽之以我家故事亟定裘冕之儀簾帷之舉則  
恐無以慰 祖宗陵降之靈答兆庶願仰之情況我 坤聖殿下化育羣生三

十餘年配乾之德雖不出於閨闥正家之化固已洽於邦國保佑我文孫丕

膺介福則寧不為之掩抑而式遵之乎苟非然者臣等何敢以無稽之言仰瀆

於崩迫呼擗之中伏願誕降明諭撰進儀節批曰臣民無祿遭崩坼之慟未亡

人之一縷苟全極為冥頑此時何忍生而聞此不忍聞之言乎望勿煩請○政

院淵吳致愚金鼎集柳致明議達請嗣位答曰天地罔極比何言也○政院議

啓請垂簾批曰臣民無祿遭此崩坼之慟未亡人之一縷苟全極為冥頑此時

豈可生聞如此不忍聞之言乎惟望勿為煩請焉○遞摠戎使申飼以李惟秀

代之以金迺根為御營大將○中官殿命襲敘時訓將入叅○摠護使左議政

洪襄周殯殿都監提調金迺根金在昌朴周壽國葬都監提調李止淵鄭基

善金蘭淳山陵都監提調李勉昇趙寅永徐耕輔梓宮上字書寫官金迺

根銘旌書寫官洪顯周差下○卿宰侍從罷散人並叙用付軍職入叅哭班從

備局達也○令銘旌書寫處所以興政堂為之○禮曹達言宗廟景慕宮

告由文今當舉行而謹稽大行朝宗廟祝式則肅廟室以下書以皇高

曾祖考今則真宗室以下祝辭書以皇高曾祖考景慕宮祝辭亦不可不

稟定書以皇叔高祖父允合禮意請分付香室依此舉行依之○禮曹達言庚

子甲辰丙申庚申襲具皆用翼善冠袞龍袍而喪禮補編襲具亦如此載錄矣  
今亦依此分付尚方依之又達言補殺依庚子甲辰丙申庚申已行之禮及喪  
禮補編所載用於襲時依之○辰時沐浴襲奠如儀○令小歛時百官環經○  
禮曹達言梓宮加漆時不可無告由之舉而屢次加漆每告事由實涉煩瀆  
屢次加漆之由並入於初次告祝中似為合宜依前例令藝文館措辭撰出亦  
令代奠官因朝奠預告依之○禮曹達言今此國恤大中小祀限卒哭前停止  
事已為入達而慶基殿冬至祭香祝本殿官員前已陪往今十六日行  
永陵忌辰祭香祝十四日行本陵忌辰祭受香時都受陪往矣知委本殿  
本陵官員還為陪奉上來香室淨潔處燒火之意請分付依之○禮曹達言今  
此大喪王世孫成服日節次當為磨鍊而謹按禮記曾子問傳註以為齊衰  
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雜記有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先正臣  
金長生所著疑禮問解有曰孔子曰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  
既葬冠而朝於祖以此觀之斬衰而冠亦有據也又按五禮通考冠禮條盛氏  
世佐曰冠頌云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  
冠之有又云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諸說不一事體莫重請下詢大臣及

館閣堂上在外儒賢處之依之○玉堂

應敷

金羽

根柢

理菴

洪鑑

應趙錫龜

副修

校理

具取善

洪祐

宋持養聯劄請嗣位答曰如此罔極之時此何言也○丙子藥院口達以為臣等伏聞邸下任情哭泣全無所進且伏念中宮殿世子嬪宮哀毀罔極必多傷損茲敢奉進粥飲抑哀勉進仍為奉勸於中宮殿世子嬪宮又達言邸下全無所進中宮殿世子嬪宮必多傷損茲敢奉進湯元糜抑哀勉進仍為奉勸於中宮殿世子嬪宮並答曰罔極當仰勸于中宮殿嬪宮矣○院相達言今日小歛時時原任大臣閣臣承旨禮曹三堂上工曹判書兩司長官玉堂春坊各一貞請入叅依之○午時小歛奠如儀○小歛衣衢絳紗袍一襲上倒衣○中單上衣下裳盡玉綾共勝畫

並常著所御○達遂冠新製紫的宮緒

俱

取善

洪祐

倒袞下多紅雲紋綵龍袍多紅雲紋甲紗貼裏綵快子二件紅緞道袍藍緞道袍多紅萬壽長春綵衾內拱白片衣五十五件○時原任大臣庭達請嗣位答曰罔極之中何忍為答垂簾之典小子亦方顥祝耳再達批曰罔極之中連見不忍聞之言尤為罔極○時原任大臣庭請中宮駕垂簾批曰昨日以前朝廷未盡相諒未亡人之情事依據國朝故事以如此之事煩請或可謂無恠而昨日以後似可相諒未亡人之情事天地間窮毒冥頑之人更有如未亡人乎一

息尚存者悲冤慘痛罔極罔極今日又以此言強迫殆所望於朝廷之外也  
世孫雖冲年天姿英明任宗社神人之托外而大臣盡心協輔則國家大事  
非一婦人之所知今此攀辯罔極之中以不忍聞之言逐日煩請以助此時未  
亡人之情事實欲溘然無知矣再啓批曰如此罔極之時連以不忍聞之言一  
向強迫益恨未亡人之命途奇險無可答之辭矣○院議達請嗣位答曰罔極  
之中何為屢煩乎再達答曰屢見不忍聞之言尤為罔極○院議啓請中宮  
殿垂簾批曰已諭於庭啓同覽焉再啓批曰已諭於大臣矣○中宮殿口傳命  
明日靈牀移奉門路以廣達門為之○差下殯殿享官永明尉洪顯周東  
寧尉金贊根昌寧尉金炳疇工曹判書金道根大護軍朴周壽興完君是應護  
軍朴岐壽金基常○殯殿都監達言梓宮奉入時權安處所先為稟定然後  
當為舉行而取考丙申謄錄則因下令崇政殿內設幄次舉行矣今番則何以  
為之令以慶善堂為之○殯殿都監達言殯殿以長樂殿為之事令下矣本  
都監處所當以殯殿近處稟定而延光門外無外司可合處何以為之令以  
重光院為之○時原任閣臣原任提學南公徽沈象奎洪庚周朴宗薰原任直  
提學朴綱壽趙寅永鄭基善原任直閣徐俊輔李

直閣金鼎集吳取善原任侍教李憲淳檢校待徵金興振趙斗淳金學性聯劄

請嗣位垂簾答曰罔極之中何忍聞此言也○王堂聯劄答曰連見劄子罔極

而已垂簾之典方切願望○兩司

大司憲宋冕戴持平李源益洪在詰

正言尹滋琳俞象煥

嘉義趙萬福初至未初食六分四十杪初

聯劄答曰罔極之中何忍為答○丁丑月食

自午初至未初

東北食甚正南復圓西南食在

西面

下地○藥院口達請進糜粥答曰罔極當仰勸于

中宮殿

嬪宮矣

○院議達

請嗣位答曰轉益罔極何為屢煩也再達答曰轉益罔極而已○院議請

中

宮殿垂簾批曰何忍於此時如此強迫乎再啓批曰俄已盡言更勿煩請望也

中

○時原任大臣庭達請嗣位答曰小子罔極之心與昨日同也垂簾之典日夜

顥祝耳再達答曰罔極之情益無可言○時原任大臣率百官庭請垂簾批曰

中

時日變遷慟究罔極天地茫然如此之言生不欲聞矣再啓批曰俄既悉言更勿煩請望也○令大歛時時原任大臣閣臣以下入叅○禮曹達言今此大喪

王世孫成服日節次當為磨鍊而謹按禮記疑禮問解五禮通考諸說不一事體莫重下詢大臣及館閣堂上在外儒賢處之事依下矣收議則領府事李相璜以為今此禮臣詢議之請即以因喪而冠之不能無疑於禮之常變也邦禮雖與士禮不同惟冠則本由士禮而作遂以推用於邦國者也於士禮則因喪而冠雖三年亦可即禮之經文也宋儒陳澔之註有斬衰不可之說此似可疑

然既無確然之左驗已不可據以為歸及其註雜記也則乃曰當冠而遭五服  
之喪則因喪而遂加冠既曰五服皆可冠則斬固在五服中矣一人之言前後  
相戾如是尤不可以無憑之註說而疑昭載之經文然則士禮之當冠已如此  
以邦禮則周成王嗣立既葬而冠以朝祖而見諸侯既葬猶可冠則以喪而冠  
尤無可疑且按家語冠頌有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又曰古者王世子  
雖幼即位則尊為人君而治成人之事何冠之有此因孟懿子之間而夫子答  
之如是然則邦禮之尤重於士禮而其當冠有如此明儒歸有光徐師曾論天  
子諸侯喪冠本聖人之言而推演為說俱非無稽而然由前而士禮之喪冠載  
於經文由後而邦禮之喪冠又有周典孔訓此庶為今日參酌援引之資然臣  
本謾陋昧禮重以號隕迷惆神思不接無以廣攷仰對惟願更為博詢而處之  
云領議政沈象奎以為因喪而冠變禮之大者而猶為之者大不得已而然也  
喪非可冠之時而不冠則其不可尤有大於非時而冠故蓋亦恤恤焉而為之  
耳禮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者三乃出家語孔  
子答孟懿子之間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記傳聖訓如此故先儒之論  
以為主重喪者不可着童子之服此即所謂不可尤有大於非時而冠也左氏

傳魯季武子之對晉侯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桃處之禮必備具其重如此而以喪冠不但禮無以備具乃哭踊而為之其不得已有如此踐位承統主君父之喪尊為人君治成人之事雖幼不可以童子行之也因喪而冠其說亦多此特其槩拜禮尤有所重臣之空疎昏耄今又號慟迷憫實不足與議誠惶誠懼伏惟睿裁云左議政洪爽周以為周成王十四而冠見於大戴記魯襄公十二而冠見於左氏傳是天子諸侯皆有未冠而嗣位者也嗣位之時既未及冠則頭上所加亦必別有其制而今不可考矣唐開元禮有皇帝加元服儀未冠之時着空頂黑紱幘絳紗袍而嗣位時服色則無所表見以我朝典禮言之則東宮之冲年受冊以七章服而加幘於首嗣位之服亦似當傍照此例以九章袞服加幘于其上而舊典之無所明著有不敢臆斷而拘說若以禮曹草記所引冠頌之文見之則其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者本出於大戴所稱孔子之言而明儒徐師曾推演其義曰不幸天子崩太子未冠則冕而踐阼不行冠禮徐氏之說雖非有經傳明文而既因聖言而推演者則亦不可遽歸之於無稽之論此或為今日可援之證至於因喪而冠雖三年亦可則禮固有明文矣斬衰不可之說只見於宋儒陳澔之註解絕

無他可據之左驗而陳澔之註雜記也乃曰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喪成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既曰五服則斬衰亦在其中矣以陳氏一人之說而前後矛盾若此又何可執此而致疑於禮經之本文乎且我東先正既以斬衰而冠為有據而識禮之家至今皆遵而行之不以為疑此一欵恐無其悖於禮意而王朝之禮與士庶有異以臣踈淺蔑學亦未敢質言硬定惟願博詢而處之云右議政朴宗薰以為謹按禮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家語夫子答孟懿子之間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又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明儒歸有光論此有曰冠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也已奉宗統君臨天下將又責之以為人子弟臣少之禮乎我東儒賢諸論有曰喪冠古禮有箇節目當酌古參今倣而行之又有曰只當因喪而冠蓋重喪不可着童子之服此皆因喪而冠之說也至若曾子問曰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成服而冠除喪不改冠此所稱齊衰蓋非指三年之喪也故鄭氏註雜記以喪冠章曰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此言雖三年之喪亦可冠則齊衰以下從可知之謂也其義較明而陳氏乃於雜記以喪冠章註曰斬衰不可此言實不合經文本旨而亦非

鄭氏之意也。經既明言三年之喪則何可更分斬齊乎？不可因陳氏一言之差而並疑於古經明白之文矣。且家語曰：成王嗣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而朝於祖以見諸侯。此乃成周之禮。夫子之訓也。既葬猶可以冠，則况因喪而冠之明載經文乎？明儒徐師曾之說曰：冕而踐位不行冠禮云者，亦有見於此也。故開元禮亦以雜記。此文揭為典禮據。此以觀則古今經傳儒先之論槩可見矣。臣於禮學素所蒙昧，且王朝禮自與士庶迥有不同。矧茲哀遑崩迫之中，未暇廣考，只以經傳著明之文仰備裁擇。惟願博詢而行之。云弘文提學金道根以為君道已成無待乎？冠與不冠禮制因喪即出於變，而通變曹達所引亦不無據。而臣素昧禮經，識又謾淺，今於莫重典禮，何敢有所質？對云藝文提學李止淵以為因喪而冠即變禮之大者，禮經之說春秋之論，不為無據。而但歷代帝王之冲年嗣位而用此禮者，未有確證。以臣謾見不敢臆對。云知春秋金學浮以爲此是王朝莫重之禮，而事叅經變諸說不一。以臣謾何敢質言而第伏念成王冠頌載於通解，康王麻冕著於顧命，冠禮之不以斬衰為拘踐阼之必以服冕為重恐或為斟酌依據之端。惟在博詢審處，務歸至當。云同春秋洪義瑾以為嗣位臨寧君道無待細節，因喪成冠王制未著變禮。以臣謾之見何敢

有所臆對云請徵裁 中宮殿口傳教曰大臣館閣堂上之議如此依議施行

○時原任閣臣聯劄請嗣位答曰屢見不忍言之劄漸益罔極垂簾之典小子顛祝尤切玉堂聯劄請嗣位答曰何忍以不忍聞之言屢煩不已罔極罔極兩司聯劄請嗣位答曰已悉堂答諒此罔極○申時移奉靈床于長樂殿○戊

寅時原任大臣率百官庭請垂簾批曰未亡人遭天崩之慟後頑縷之至于今日專依世孫而世孫冲年當艱大之業萬幾有難一一揔攬卿等又以國

朝故事累日懇請姑抑情勉從矣○時原任大臣率百官庭達請嗣位批曰慟迫罔極之中屢承慈教之慰諭且奉垂簾之允從謹當勉循羣請也○垂簾

處所令以興政堂為之○殯殿都監達言梓宮銀釘上加漆今月十八日為

始間一日為之準十度進漆○禮曹達言儲君嗣位旣吉今十一月十九日

告于廟社宮廟以告文舉行○令嗣位時出還宮門路以崇賢門為之○已

時大歛下

梓宮奠如儀

○大歛衣樹冕服一襲

上倒立○中單上

帶後綵○腰方心曲領

並畫

常時所御赤舄並實子

冕冠赤襪

梓宮

錦香襟紋寧絳夾袖鴉青襟紋寧絳快子

倒立并下

衣桺

青綵衾內供白實

赤古里藍桃榴綵廣袖草綠寧絳夾袖白貢綵袴白熟絳袴二件多紅萬壽

紋綵道袍藍桃榴綵繫衣多紅雲紋綵龍袍紋綵軍服紅道袍五件藍道袍五  
件玉色長衣二件雲紋甲紗快子三件藍繫衣三件多紅雲紋甲紗龍袍片衣  
五件各色綵屬二十六疋雪綿子十二斤六囊紅雲綵天衾藍金綵地褥枕並紫綵○

禮曹達言喪禮補編服制條有宗社諸陵殿宮入直時並黑團領去胷褶  
惟當殿本陵及以下陵廟則否之文矣今此大行大王國恤時文祐

廟延慶墓官卒哭前朔望焚香受香及卒哭後受香行祭服色以布團領帽  
帶舉行事請知委依之又達言喪禮補編戒令條兵曹勒諸衛謹守內外及應  
宿衛之所禮曹凡干喪事報議政府行移中外各供其職如沐浴飯含襲歟成  
殯成服治椑治葬停祭停樂巷市禁嫁娶禁屠宰之類事載錄請依此舉行依  
之○己卯卯時成服○命鳳城傳報官以宣傳官假銜下送○中宮殿口傳下  
教曰世孫宮冠禮處所以景賢堂為之時原任大臣師傅賓客春坊承史時  
原任閣臣入參○丙時王世孫行冠禮如儀○王世孫詣殯殿受大寶○  
明年四月戊申葬交河仁陵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王實錄卷之三十四

(B)  
732.55  
4724  
[v.27]  
no.34  
0230291

昭和七年七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七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B)  
732.55  
4724  
[v.27]  
no.34